江龙周刊 主编:周璐 美编:职文胜 版式:洪菊华 责校:江婧

琴台三影

武汉每天不一样,当然缘于时有新鲜事儿 爆出惊喜,但曾经的相识也能偶尔催生悸动,再 游一次古琴台便是如此。

中秋节前两天,秋色尚未斑斓,云天并不高 爽,月湖的荷叶褪去夏日的碧绿,可对岸波光水 影的尽头,荡漾出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的姿 影,倏地触拨心弦。

目光还不甘心,沿岸逡巡过去,不远果然有 一处好似贝壳,那该是武汉美术馆琴台馆吧,就 叫她琴台美术馆好了,与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 厅结拜成三姐妹。

月湖这边有三姐妹的母亲——古琴台,她 用一湖博大的胸怀拥抱三个女儿,"知音"是共 同的根。

人海茫茫,众生芸芸,知音可遇不可求,俞 伯牙、钟子期不期而遇,一遇便久远。忽然领 悟,一位姓氏中"俞""遇"谐音,一位名字中"子 期"在列,藏着岁月深处不破的玄机?

如今,一琴童,俩老头,三石块,将千年相遇化 为一尊雕塑。只有双手紧握,只需双目凝视,下巴 上的胡须翘将起来,任凭心胸高山流水激荡,古琴 已是无声,化为脚下铭牌上的四个字——"旷世

古琴台,就是"旷世知音"精神的物化存在, 从她后院的知音台远眺,再从她墙下的知音桥 远眺,怎么也是对岸的"琴台三影",她们三姐妹 延绵"旷世知音"的血脉。

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相对而立,留给湖 岸线的是她们的侧影,一下就能发现二者风韵不 同。一边刚硬的大块面横平竖直,一边柔润的曲 线条婉转起伏,就是一架钢琴相遇一架古琴,就 是一座高山相遇一溪流水。老柴与老舍,莎士比 亚与梅兰芳,《巴黎圣母院》与《梁祝》,《睡美人》 与《白毛女》,谁都能来这里和谐相会,美美与共。

平时观演匆匆赶场,不管不顾地跳上一级 级台阶,立马钻进一个水泥玻璃大盒子,随即灯 光暗淡熄灭,心神聚焦舞台大幕,不曾欣赏一根 立柱一朵花饰。这会儿沿湖悠悠过去,有得闲 情细细鉴赏,懂了什么叫移步换景之妙。

如果以古琴台为参照,琴台大剧院、琴台音 乐厅的造型,很容易仿古,弄出一堆飞檐翘角来 附庸风雅。现有设计则不然,大胆运用时代艺 术语言,如同法国卢浮宫出现了玻璃金字塔,不 乏标新立异。外形上的钢琴和古琴,并非一眼 就可以简单比附,全得纵容想象去放飞。这个 角度"琴键飞奔"排山倒海,那个角度"水袖长 舞"风情万种,只在"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品味

就说这个"水袖长舞"吧,它在琴台大剧院 门外凌空横跨,好似变形金刚迈开一条巨腿,但 若回想京剧大青衣心潮难抑之时,将水袖翻卷 飞舞个不停,再猛然抖出一个前抛定格,那意象 简直绝了。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里说建 筑也是飘逸的舞蹈,大概没有理由反对。

从这样的审美意趣出发,对望琴台音乐厅

开学了,英格兰的秋天也到了。走在下班回

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低着头看手机。办公室

离家开车约十五分钟, 步行五十分钟。若不赶

时间,就可以不开车,走路穿过附近的卧龙屯公

园,出公园南门,过一条叫达比路的马路,就到了

主人最初为打猎而养的梅花鹿和驯鹿。公园门

口贴着告示:"正值交配季节,请勿靠近鹿群。"我

正走在行人走的小路上,低着头看手机,忽听见

树上沙沙一阵,如雨点穿林,然后"啪嗒"一声掉

下来。啊,原来是板栗熟了! 于是我收起手机,

建庄园时种下的。昔日驶过四轮马车的道路,如

今驶着汽车,而两旁的行道树依然挺立,已有三五

百年树龄,需几人合抱才能围拢。稀奇的是,在这

些古老的树木中,竟然夹杂着几株高大的板栗

树。板栗树多见于深山幽谷,而卧龙屯公园里的

这几株板栗树竟被种在路边,成了行道树的一部

分。还有几株兀立在公园平坦的草地上,远远望

去,仿佛置身非洲草原旷野,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

冠遮蔽着小路,荫翳之下散落着一圈板栗刺球。

有些板栗已经从球壳中蹦了出来,油亮的棕色板

栗散落在一堆或绿或黄的刺球壳中,手一伸就能

捡到。还有些板栗球掉落时尚未裂开,需用脚踩

板栗外壳有细长而尖锐的刺,仿佛为母则刚

-般保护着板栗成长。即便板栗已成熟,脱离母

体,球壳在树下老去干枯,却依然刺人,似乎还在

守护着涉世未深的孩子。我家小狗在世的时候,

就断然不敢踏入这些满地刺球的区域,估计其他

动物也不会轻易得到这些板栗。有些英国人会

戴着手套来捡,我却不习惯戴手套,所以难免被

压那满是尖刺的果壳,才能露出里面的板栗。

板栗就掉在路面和草丛里。宽大的板栗树

卧龙屯公园里的树大多是16世纪庄园主人修

卧龙屯公园曾是个煤矿主的大庄园,园内有

诺丁汉大学的校园。

开始在树下寻找板栗



琴台大剧院印象(水彩)

今中重朔

生不息。

的正立面,也能看出些许讲究来。它前设一个

外廊遮挡玻璃幕墙,栅栏一般密密匝匝,叫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细数栅栏,居然有十六根

之多,可它像不像一只手风琴拉开的音箱褶

皱?或者,会不会来自一架竖琴绷直的粗大琴

弦?会的,有了古琴台,建筑设计师的灵感,不

能不发自音乐,不能不取其神韵,在现代建筑理

不仅借得古琴台的深厚底蕴,还有月湖汉水相

拥合抱,知音之声随着水波浪花,传之悠远,生

立于泉池,多一分幽静,也多一分灵动。杭州

大剧院枕着钱塘江,苏州音乐厅倚着金鸡湖。

多年前作客广州珠江,友人遥指对岸小岛的一

只"白天鹅",说那是星海音乐厅,满脸的骄傲,

胜过夸耀电视塔"小蛮腰"。是啊,国家大剧院坐

落在长安街上,寸土寸金,也要设法开掘一片人

一方艺术殿堂,迎来多少一流艺术团体莅临。

大师范,经典风,流光溢彩,不计其数。契诃夫

的话剧《海鸥》,下午加晚上五小时连场,座无虚

席,乐在其中。芭蕾舞剧《天鹅湖》,莫斯科、圣

彼得堡两个版本驾到,后者号称"冬宫同款",恰

在涅瓦河畔现场体验过。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

《黄河》也是,殷承宗的原生态刮过一阵旋风,盛

中国又偕妻子濑田裕子琴瑟和鸣。东湖飞出的

"中国之莺"周小燕诞辰百年,廖昌永率四代弟

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得"水"独厚,筑起

工湖,安放那只"金蛋"倒映天光。

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的选址更为绝佳,

想来,古代舞榭歌台,不是横于水泽,就是

子齐集故地,同唱一曲《长城谣》缅怀恩师。 金秋十月,当是最好的演出季,琴台从来不

张敏耀 作

琴台音乐厅第十四届"琴台音乐节"亮相, 庆贺自身的"十六花季"。门廊前两幅海报一 左一右,化繁为简标示开幕式和闭幕式---10 月17日,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奉献前 奏;11月15日,曼彻斯特哈雷管弦乐团担当压 轴。重磅,劲爆,足够震撼乐迷了。至于其间 一个月的空白,还有哪些天籁神曲,任你去想 象、猜谜和追寻。何况,6月圣彼得堡爱乐乐团 来过,8月理查德·克莱德曼来过,7月更有意大 利佛罗伦萨管弦乐团光临——89岁的祖宾· 梅塔指挥一场顶级音乐盛宴,意大利歌剧与 俄罗斯交响乐醉倒听众。要知道,十年间,老 人已是三到琴台执棒。

"梅塔三弄"实际上也不算奇迹,有资深乐 迷如数家珍般统计,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来过八 个——伦敦、柏林、维也纳、德累斯顿、圣彼得 堡、捷克、克利夫兰、布达佩斯……无论交响乐 团、爱乐乐团、管弦乐团,哪一个都称全球顶流。

琴台大剧院这边,高台上一连串海报则是花 团锦簇,排列19台节目。原来它比琴台音乐厅长 了两岁,欣逢"十八芳华",在"聚光成诗,知音和 鸣"的主题下,《戏台》《莫里哀》《窝头会馆》《只此 青绿》《长安的荔枝》《海上钢琴师》《永不消逝的 电波》《夜幕下的哈尔滨》……不是话剧大戏,便 是音乐舞蹈名作。稍前一点的5月1日,英文原 版音乐剧《日落大道》先行启幕,天后级的莎拉· 布莱曼领衔主演,11天连演14场欲罢不能

风流云转,琴台大剧院和琴台音乐厅的高 层次演出,年均超过两百场,古今中外的艺术精 华,每每召唤知音相逢。没有演出的时候,"知 音广场"弥漫高雅艺术氛围,开阔的空间格外祥 和安宁,供市民和游客享受。一个年轻妈妈扶 着女儿滑轮学步,一对父子羽毛球杀得酣畅起 劲,几位大妈拖着行李箱不断换装摆拍,一群老 者反复排练一个舞蹈造型,这可让一旁轮椅上的 老奶奶眯着眼睛打盹了。还有草坪和亲水平台, 咖啡座、钓鱼伞、野餐帐篷随处点缀,薄薄的阳光 流淌休闲时光。

琴台的"知音"寓意太美好,以致琴台美术 馆不得不赶来加盟。一座贝壳似的小山,与湖 滨蜿蜒的岸线相融,构成一幅水墨丹青,呈现自 身的艺术品性。正好,她呼应了对岸的梅子山, 整体画面更为平衡有致,也拉长了琴台大剧院、 琴台音乐厅构造的天际轮廓。

琴台美术馆的屋顶,没有一片瓦,沿坡挂着 层层梯田,狗尾巴草是乡间野外的那种,逗引牧 童似的起劲招摇。果然,往梯田上爬的,孩子们 最欢快,上上下下人影点点,如同五线谱跳动音 符,又与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有了共情。

不仅如此,琴台大剧院、琴台美术馆之间, 武汉戏曲艺术中心即将崛起,建设工地的围墙 上,已经急不可待地展示本土京、汉、楚三大剧 种的名家名剧。尽管这一处"戏码头"忘了用 琴台命名吧,但她也集束在琴台文化地标的旗 帜下,一同营造江城的"知音会客厅"

艺术永远都是相通的,知音更遍及五洲四 海,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琴台美术馆,就算 古琴台滋养的三朵莲花吧,它们的根在泥土深 处连成密密的网,仿佛《牡丹亭》低吟的"情不知 所起,一往而深"

自古以来,诸多决然行为,无不指向斩断情 缘,如"管宁割席断交",如"杜十娘怒沉百宝 箱",似乎唯有"伯牙绝弦"铭记情缘。宫廷大夫 与山林樵夫,天悬地隔却音律相通,再访故人已 去,决然不复抚琴,何等一往情深。因之,《高山 流水》成绝响,知音相遇成永恒,它奉献一个文 化传奇,惠及全天下。

古琴台标领的月湖风景区,多少次游玩、观 剧、听音乐,从没这么放眼送目,也从没这么驻 足伫立,错过宏观的壮美,也失落微观的精致。 包括人口横梁上的古老文字符号,包括路旁三 组石屏上的楚乐、楚舞、楚辞雕刻,有多少人留 意呢? 知音文化的源远流长,还得多少回才能 体认它的博大精深呢?

那就想象一下中秋之夜吧,一轮圆圆的大月 亮,照彻弯弯的大月湖,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 厅、琴台美术馆,可不是"三影伴月"?她们仰慕 古琴台,她们传承古琴台,一脉相依,共享知音, 还有什么愿景比这更美好呢? 如果月湖激动起 来,变为一把月琴弹拨,那么闪动的浪花,无不 是欢悦的音符,从千年走来,向万里走去……

英格兰的板栗熟了

扎上一两下。

今年夏天英国气温高、阳光充足,板栗果肉 格外饱满,几乎没有瘪壳。一会儿工夫,我就捡 了半个风衣口袋,回家煮了,一边看电视一边慢 慢品尝。板栗现捡现煮,个头虽比商场里卖的小 一些,却格外新鲜,坚硬的果肉煮熟后变得松软 香甜,入口即化,满口都是秋天丰收的气息。那 刻,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之美。

周日阳光灿烂,去卧龙屯公园溜达的时候, 不自觉又走到几株板栗树下。一边晒着秋日的 阳光,一边弯着腰在树下拾栗,不到一个小时,竟 然捡了差不多快一公斤。

我一边捡着,一边想起最早在湘西的大山深 处捡板栗的情景。那时下放的妈妈带着我们三姐 弟,一边做民办老师,一边务农,生活十分艰苦,幸 好有外婆帮忙照看我们。深秋时节,天气渐凉,清 晨我若贪睡不起,外婆就会过来叫我:"赶紧起来, 再晚一点板栗就被别人捡光了。"每次听到这话, 我都会一骨碌爬起来,胡乱穿好衣服,草草洗把 脸,就冲去屋后那片自留地里的板栗树下。

湘西雨水充沛,温暖湿润,山里的板栗树因 此长得高大挺拔。不知是那时候我太小,所以觉 得家乡的板栗树直冲云霄的高大,还是因为英格 兰的板栗树在更广阔的天空背景下,所以显得矮 粗,总之,感觉家乡的板栗树比英国的板栗树更 伟岸。深秋的林间,板栗悄然成熟,藏身于一枚 枚刺球之中,果壳细刺密布,仿佛是自然织就的 护身铠甲,黄绿交错,如同微缩的星辰在林间闪 烁。风一吹,枝头轻颤,刺球会在树上自然裂开, 露出内里的宝藏板栗——一颗颗栗子,褐色光 滑,油亮亮的,我们叫它"油板栗"

在大人集中采收板栗之前,我们小孩子每天 早上都能跑到树下捡一次,一边捡,一边还能听 见新的板栗从树上扑簌掉落。"油板栗"一个个静 静地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或静卧在裂壳之中, 带着深秋的露水或初霜的凉意,以及泥土的温 柔。那"油板栗"的表皮呈深棕色,加上露水的滋 润,泛着温润的光泽,仿佛岁月打磨过的老铜器 刚被抛了光,锃亮锃亮的。相比多年后在超市里 看到的那些表皮干燥显得粗糙的板栗,家乡的板 栗多了几分水灵与活力。

我们抵不住"油板栗"的诱惑,总是一边捡, 一边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用牙咬开板栗坚 硬的外壳,刮去一层薄薄的棕色涩皮,乳黄色的 果肉便露了出来,塞进嘴里使劲儿嚼,满口都带 着秋天特有的香气。

板栗球里通常包含三颗板栗,仿佛三兄弟。 家乡的板栗球里三颗都基本上长得饱满,两边的 成了半圆形,中间那颗因受挤压,两面变得扁 平。但偶尔也有种"独板栗"——整个板栗球里 只有一颗板栗长大,成了圆滚滚的球形,其余两 部分则被挤压成没有果肉的棕色硬片。"独板栗" 就如当时农村贫苦人家只能把所有的资源单供 某个孩子上学,独寄厚望。

我们小孩子常常挑选那种半圆形的板栗做 玩具。在半圆形板栗中间插上一根削尖的短竹 签,平面那边朝上,手指一旋,"板栗陀螺"便开始 欢快地转动起来。我们就拿着自己做的"板栗陀 螺"比赛,看谁的能旋得最久,或者谁的陀螺不掉 下桌面,谁就是赢家。

板栗成熟以后,大人们便"打板栗",集中采 收。村里年轻力壮的劳力拿着长篙,将树上所有 的板栗一股脑儿全打下来,每家连刺带筐分得一 些。先留一部分到过年吃,剩下的部分才能立即 煮着吃。煮熟后的板栗人口微甜,绵密如丝,仿 佛将整个季节的沉静与丰盈,都藏进了这一口温

小孩子们捡来的板栗,往往等不及大人架锅 煮着吃,我们就把板栗丢进火塘里,用灶火灰盖 着烤着吃。烤熟的栗子既有炭火的温暖,也带着 林间的清新,除了略干一些,香甜不亚于煮着 吃。有时候不小心把板栗连同灶里的柴火一起 烧焦了,便急忙用火钳刨出来,惋惜地看着半烧 煳的板栗,舍不得扔,悻悻地把焦黑的部分剥掉 后,吃那剩下的或多或少没煳的部分,依旧觉得 香甜。乐此不疲。

英国的板栗既没有故乡的那么大,也没有 故乡的那么多,还要留些给松鼠过冬,不能捡 尽。尽管如此,我每年都忍不住要捡一些板 栗。不仅是因为刚捡来的新鲜好吃、捡拾有 趣,更因为每次捡板栗时,我就会想起外婆,想 起她清晨催我起床去捡板栗的情景,想起母亲 在农村带着我们三姐弟的日子,想起童年所处 的古老村庄,想起经济大潮没来之前时在湘西 大山里的静谧时光。尽管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年 代,但因为有着外婆和母亲的爱护,我依然有一 个美好的童年。

如今我如板栗离开母体一般,散落在英格兰 的土地上。每当在板栗树下的时候,仿佛自己还 是那个当初在湘西山里捡板栗的小女孩,沐浴着 母爱的阳光。也许我捡的不是板栗,而是在捡那 些回不去的童年。我一次次地低头、弯腰、寻找, 仿佛不是在寻找板栗,而是在寻找我远去的故 乡;我一粒一粒地拾起板栗,仿佛在拾起那些清 苦却温馨的旧日时光。

白鱀豚的长江绝唱

□陆令寿

初秋暑气未消,脚步已叩响湖北长江新螺段 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老湾野化基地 占地6277平方米,青瓦白墙嵌着科研实验室、监 控数据室等建筑,素净得与长江景致相融。拾级 走进研学科研中心二层小楼,仿佛坠入长江水生 世界——浮游生物标本在展柜里静立,中华鲟 (已中断7年自然繁殖)、"鸟中大熊猫"黑鹳、濒危 的密纹矍眼蝶、"鸟中国宝"东方白鹳依次陈列。 每一种生灵都与人类牵着手演绎生命故事,唯有 那存活了2500万年的白鱀豚,只剩展柜里的图 文,让人指尖发沉,扼腕叹息。

隔着玻璃,白鱀豚的模样清晰如初:背面覆 浅青灰,腹如凝脂白,体态圆润似玉雕琢,细长吻 部恰如郭沫若笔下白鹭之喙,裸肤无鳞,日光下 泛着温润的光——那细腻是人类肌肤难及的,竟 让人忍不住想伸手触碰。更亲近的是,它是胎生 哺乳动物,一次仅产一仔,偶有双胞胎,与产卵的 鱼类截然不同。工作人员说,白鱀豚智商超猴, 是长江里的"智慧精灵",曾活跃于长江中下游 1700公里水域,从三峡到长江口,连洞庭湖、鄱阳 湖乃至钱塘江,都有过它的身影。

这生灵被称作"长江女神""中华美人鱼",名 号源自《聊斋志异》。卷十一里,"倾城之姝"白秋 练与商人之子慕蟾宫因诗相恋,白秋练的"白",

正暗合白鱀豚的素净。慕蟾宫16岁随父经商至 楚,泊船武昌时执卷吟诗,见窗影幢幢,竟是位十 五六岁的少女。二人以诗为约,诵诗定情,连相 思病都靠诗句治愈——"君为妾三吟王建'罗衣 叶叶'之作,病当愈",慕生刚吟半句,白秋练便揽 衣起身,病疾全消。

白秋练不仅清雅,更有识见。她深知慕父 "重利",便以"预判物价"之能,助慕家获厚利,终 让慕父认可这门婚事。只是她自小长于江湖,离 不得水,随慕家北归时,求公公载洞庭湖水随行, 每日饮食必添一勺,如添油盐般寻常。后来她因 缺水濒死,又是"杜甫梦李白"的诗句将她从生死 线拉回。这浪漫的人鱼情缘,让长江渔民对其心 生敬畏——见白鱀豚游过,必焚香叩首,求它

可白秋练的传说尚在耳畔,白鱀豚却真的从 长江浪里消失了。这消逝如一声警钟,催着人类 打响抢救长江水生物的战役:2021年1月1日,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水生生物资 源渐有复苏之势;2023年4月25日,长江新螺段 保护区迎来江豚试验性放归,科研人员早已教 会它们躲避船只、在噪声中觅食、适应水文变 化,跟踪监测显示,江豚迅速融入野外群体,安 全无虞——放归成功了。

工作人员指着展柜里一张白鱀豚的照片,声 音轻得像怕惊扰什么:"记住它,这是人类见过的 最后一头活白鱀豚,叫淇淇。"一句话让人心头痉 挛,黯然垂眸。

1980年1月11日,天寒地冻,枝丫凝冰,雨 雪交织。湖南岳阳城陵矶水产收购站的电话, 划破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深夜-4个渔民捕获了一头活体白鱀豚,小家伙误入浅 水区,鳃部与嘴角满是血,奄奄一息。研究所的 4人挤上一辆旧吉普,连夜赶路,次日凌晨5点 抵达,将白鱀豚小心翼翼运往武汉。科学家见 它模样可爱,给它取名"淇淇"。4个多月的救治 后,淇淇伤势渐愈,慢慢适应了人工饲养环境。

可当淇淇步入婚配年龄,科学家们四处为

它寻偶, 却始终无果。1992年, 水生所建成白鱀 豚馆,淇淇在繁殖池里度过了最后的10年。2002 年7月14日,它终老于此,成了展柜里的标本一 谁也没想到,它是人类首次饲养成功的白鱀豚, 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见过的最后一头活白鱀豚。

基地里还流传着刘仁俊与淇淇的故事。这 位我国第一代鲸类保护生物学研究员,从复旦大 学毕业后便加入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是首个白鱀 豚研究组成员,也是当年把淇淇从城陵矶带回武 汉的人。20余年朝夕相伴,淇淇见了他,总会跃 出水面,将细长的吻贴在他掌心摩挲,像孩子般 亲昵无拘。正是这头白鱀豚,在人工饲养下存活 了22年185天,为人类研究白鱀豚的行为学、血 液学、生物声学等提供了珍贵数据,让我国淡水 豚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刘仁俊退休后,常独自漫步江滩,望着浩浩江 水喃喃自语:"淇淇,你在哪里?希望还能在长江 见到你。"风卷着浪声,像是无声的应答。

走出基地时,夕阳正吻着长江水面,金光里 似有白秋练的裙裾轻拂,又似淇淇的吻部蹭过掌 心。这两种跨越时空的"长江精灵",终究谢幕 了,成了长江凄婉的绝唱,但它们留下的警示与 牵挂,早已刻进长江的浪涛里——守护长江,便 是守护每一个不该消逝的生命。

时间的沙漏 与文学的回响

那一刻,参观者跟随讲解员缓慢行进 由定海小沙庙桥陈氏祖屋改造而成的三毛纪 念馆,一块块展板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回顾她 的一生,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精神特质,以 及她用笔创造的真率、饱满、奇丽的文字世 界。自然地,故乡会以最深情的方式纪念她 心爱的儿女,三毛唯一一次回到故乡——定 海小沙村的影像资料,录下了她情不自禁的 眼泪、真诚的话语,她动情的拥抱和临别带走 的那一抔泥土……这些时刻,都被故乡人仔 细地珍藏。思念的情愫,也被定海人放进 枚"思念成沙"的沙漏中,在将沙漏倒置轮回 间,可以反复地回溯她的一生,聆听来自岁月 深处的"回声"。

那一刻,我游离于人流之外,走进了一处

这里,并非我一人。一张临窗的桌前,一 位戴着帽子的老人伏案写着什么。我静静地 浏览展板,直到两位记者进来,将镜头对准老 人,与他聊起来,我才知老人是作家三毛的弟 弟陈杰先生。

待他们离开,我走到桌前,陈杰先生在留 言册上的文字,数行繁体字,个个端坐如仪: 三毛家人陈田心、陈杰、陈素珍、黄齐云

再次造访爷爷故宅。承定海领导改造为三手 祖居,家人心存感激并对家乡之怀念尤为深 刻,特此留字于此。

10年前,一个以三毛命名的奖项在定海 诞生,将三毛的家人与这片土地紧密地联系 在了一起。他们一次次到来,目睹小岛的变 化,目睹一拨又一拨作家、文学爱好者、游客 来到这里,表达对三毛的怀念——恍如"风吹 来的沙",汇聚成那枚"时间沙漏"中金色的沙

我在留言册上写下一行文字。自初三那 年去北京,表姐将三毛的《我的宝贝》递到我 手上,此后的学生生涯,我买过、借过、读过 10多本她的书,她给我单调、封闭、拘谨的学 生时代,带来如梦境一般热烈、多彩、自由、奇 异的"远方",让我看到世间还有这样一种洒 脱、自在如风的生活情态,遥不可及,却令年 少的我倾心向往。

曾经,我在大学寝室里,垂下布帘,戴上耳 机,反复听那盒磁带,由她作词的《回声— 三毛作品 15 号》。齐豫、潘越云空灵又充满 个性表达的声线,在耳边萦绕,如飘飞的丝线 连向远方,如一枚"时间沙漏"被反复倒置。 《远方》《梦田》《七点钟》《飞》《晓梦蝴蝶》《沙 漠》《说给自己听》……在浮漾的乐声之后,是 她的形象、她的身影,她的情感、她的故事,陪 伴我走过了那些羞怯、孤寂的时刻,给予我内 心笃定的力量。还有《橄榄树》,那句"不要问 我从哪里来",莫名地打动我,成为我最喜欢 的歌曲之一

30多年间,积累了多少想对她言说的话 语,都浓缩在这一行文字中。最后一笔落定, 人流涌入,我起身离开,看到有人翻开新的一 页,写下属于他的留言。

留言无尽,汇成与时间并行的长河。这 是汇聚向她的无尽"回声"

去年盛夏,到重庆,特地拜访了位于黄桷 垭的三毛故居。她在那里出生,度过了最初 的7年生命时光,之后随父母去了台湾,再之 后成为行走天涯、以笔墨书写传奇一生的"三 毛",她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在那座与定海隔着1700多公里的老屋 中,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右腿前伸,左腿横搭, 抬起的手指间夹一支烟,赤脚、长发,坚定又 不羁,仿佛在说,"我在这里,你们随意"。

二楼有一面留言板,密密麻麻的便笺纸 上写满了给她的话语。我用相机拍下,放大 来,一张写着"有梦 有爱 做自己",另一张写 着"和三毛一样勇敢地去追寻,走过海角天 涯"。我最喜欢的一张,写着: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 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 飞扬/一半洒落阴影/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 默 非常骄傲

懂她的人,很多。四散如沙,终将汇聚

定海人有心有情有义,让海岛一隅的小 沙村,三毛的祖籍地,化作思念的涡心,以一 个奖项为无声的召唤,让无数念她懂她的沙 粒汇聚而来。我是其中之一。当年读三毛的 作品时,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将一棵橄榄树种 进小沙的泥土中,树身悬挂的木牌上,写着她 和我的名字。

奇妙的缘分不止于此,大学时代也读了 王鼎钧先生的不少散文作品,书架上还摆着 多年前购买的他的散文集,其中《脚印》-文,说到一个传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将 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为了 做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经过的路再走 一遍……"这篇文章和捡脚印的传说,读后再 不能忘

若选择了"信",自文字中抽离起身的读 者,看待人生的目光和心态,会否发生微妙的 改变? 捡脚印,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生活,还 会被重新回顾、审视,那在经历的一刻,我们 会不会变得更审慎,或者更勇敢?

文字如透明的丝线,将远隔时空的作 者、读者牵系在一起。更奇妙的缘分到来: 2025年春天,我的作品和王鼎钧先生的作品 并列于"三毛散文奖"的获奖名单中。我独 力行走多年的文学之路,在这一刻,与我曾 经心仪、敬佩的两位作家,还有许多师友,发 生了交集。 这一刻,仿佛自岁月深处传来的"回

声",关乎文学对我的启蒙,关乎我对文学的 挚爱……在"时间沙漏"的倒置轮回中,什么 奇迹不会发生?

自定海携回那枚"思念成沙"的小小沙 漏,贴在冰箱一侧。时不时地,我将它取下, 倒置过来,看金沙流泻向下……这一刻,静 默中,有生命的"回声"在无声地鸣响,热烈,